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三十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文學

胡孝思續宗天水人爲蘇郡守公暇多游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漓遍於崖石遷御史中丞撫河南　肅皇帝幸楚爲一律紀事刻之石罷官家居者數載矣令王聯嘗以貪見抃恨之後爲戶主事殺人下獄當死知　肅皇帝多諱惡乃指詩中穆天子湘竹句爲怨望咒詛而所繇成獄及生平睚眦者皆指爲孝思奸黨奏之　上

大怒悉捕下獄論死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在獄取錦衣獄中桎械之類八賦之曰制獄八景衆爭咎孝思製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伊吾爲孝思益哦咏不輟笑曰坐詩當死令不作詩得免死耶相嵩陶真人仲文力捄解乃免下廷杖三十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　聖主青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猶口占以謝人謂孝思意氣殊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黃省曾勉之者河南汝寧人國初以武弁家吳遂爲蘇吳人甫成童淹貫百氏爲文恒屈其豪賢長者

王少傅鏊喬太宰宇不敢稱前進而願交意不懌則以書贄於北地李獻吉與揚搉其事其書曰省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來好窺覽古墳齋心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贅襲上者深飽詭結下者縱發放吐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洪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至勇不搖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士咸聞風翕然日新以變寔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

也省曾嘗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廷揚搉治
躰展經濟而愜聖謨即當裹糧躡屩周遊五嶽窮
覽六合舒豁襟抱撰造一家之言以托不朽告之
交識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為五嶽山人賦詩
寵行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年逐東流夙懷不遂
惟仰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筭曷常恐一旦燼
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抱恨玄堂已爾公烏知哉
敬因程自邑偕布區區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
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為言志泗上標
之嗟嘆末世風頹矜蟲鬬鶴遞相師述如圖繪剪

錦飾畫雖妍割强先露故實雖富根荄愈衰是以
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
唳哀哀而會節鸝鳴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
律呂之數也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
而此理未逮獨見我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
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
洪鈞播氣種種殊別而脈理骨力無不底極洋洋
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遐類康
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蕩激昂
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昔李

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亟有不遑矣何我公凝禀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陵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巳何大復號稱名流而乃爲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寛宥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以爲登涉之言締搆密緻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即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内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

人爲之啓導也前新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於詩者當辨其眞不眞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畧神髓也李得書大驚歎以爲橫照今古煒如懸鏡鑿鑿中的展之爛然誦之鏘然目之蒼然淵然希世有也立走京口携平生論撰與商品於大峴者踰旬而省會愈歆然以爲無當於世日夜孜載籍徵着碩以究極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國典廟議禮樂兵車水土平準之筴下至於星曆醫卜農賈覆逆支離之術舉

饒辨之乃以爲即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真我聞王文成方講學於陽明洞天走詣之肎宇接而心神融了然獨悟良知之妙歸著會稽自以謂得王氏玄珠然絶不以語人而所謂問道錄者網之以十襲之緗不更發也舉鄉魁一游南宮有不可輒歎曰此爲置千里骨者耶吾東吾腹歸矣其騷賦似教楊語苑似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克碑誄出東京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梁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有青蓮之致近體出景龍雜大曆於文多擬古而不出自然好持論而不甚

嘗負經濟而寡切用然視吳人膚坂皮相者天壤矣是時華容有孫宜仲可者少破萬卷而氣豪又家世仕宦少從父游燕中所習聞國故抵掌而談今古無能難者踰冠舉於鄉困公車罷不復應制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它呼之不應家世祿羨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觀購異書名畫古器其中種竒卉怪木環之間出遊湖山勝地泚筆書所爲詩竒逸飛動龍虬鬱盤已又自歌之節奏頓挫雲停石裂也素強無疾一夕卒與勉之齊名王元美言勉之之人本任誕而矜局

自位置時引勝流爲重漁人舒卷之際劘削感慨用酒德以全其天㑹夫勉之有兄曰省魯得之亦舉鄉易魁久困禮部部有崔侍郎桐者其同年主也謂之曰公豈有意耶部幸司務缺留佐我我力能得之銓曹省魯笑不答退而曰小子欲輕相吏耶相嚴聞欲致之莫能屈也得之長身偉貌目烱烱鬚髯修類河朔大俠產千金悉裒以買書於書鮮所不窺習古文辭顧所撰詩若文則別爲杼柚曰安能齪齪優孟抵掌爲勉之卒有子姬水㑹其父言舉於鄉漁人子斯億斯傳俱能讀其父書斯億

去爲古文辭而斯傳舉於鄉

李于鱗攀龍者濟南歷城人父寶繼娶張夢日入懷而生生九歲而孤與毋張影相吊也家食貧毋緝纑不足資修脯則自挾冊就塾師塾師爲遜席又好爲古文詞人目爲狂生于鱗自謂非狂矣嘉靖甲辰舉進士試政吏部移疾歸益發憤陳百家言日夕讀之務鉤微抉精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汙不治也還京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居恒言名家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

佼佼者耳夫尚書詩莊騷左氏檀弓考功記司馬史記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華而裁其裒求當於古之作者擬議成變日新富有而已國朝作者獨北地李先生闢草昧而上而毘陵唐應德晉江王道思顧持論不與之居以理自命憚修辭而動傷氣格夫二子者雖蠖伏林野而聲方握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時貴樂其業易就而名易成衆嚮附之此何異塗之聾瞽取道一失相與拍肩隨之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皆曳踵不前雖有步趨終不自施也將文章之道盡而是

時吳郡王元美世貞實好古文辭濮陽李先芳伯承善之亟爲稱于鱗一日元美於廣坐中見之心知爲于鱗也益近之卽日令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吾知其無能爲巳古之爲辭者理苞塞不喻假之辭令之爲辭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固理區藪也巳盡不復措語矣今六經具在又寧作録中語喋喋而佔佔繁耶余結髮屬辭令乃一當足下顧居前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司馬千載而比肩於是二人相得懽甚恨相見晚也巳于鱗所善布衣謝茂秦榛來巳同舍郎徐子與中行梁公

實有譽來部郎宗子相臣挾中舍吳明卿國倫來相與砌劘千古之事于鱗咸第蓄之時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謂于鱗師心而務高疑駭者與尊賞者相半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盖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迹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胷臆而不爲

興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其全收之卽其徧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遷員外郎郎中曹事寖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進大司寇有著作輒屬之聲籍籍公卿閒矣于鱗居曹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讞最號公平柄臣子䖍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已出守順德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害害自濯洗獨勤大要諸細小不屑也居久之政聲流通順德屬舊有種馬塲歲入賦公家而時監司誤以爲營馬牧

地增賦至二千七百餘金于鱗爲請悉蠲之郡故有永濟倉以給軍後糧輸京師而軍食益乏又爲請得留郡將作所徵真定大名廣平順德諸郡爲供者有常賦于鱗爭以爲順德土狹民貧不宜與諸郡埒減其供十之三沙河民報過客者越永年抵邯鄲始息肩邯鄲民亦然皆跋涉百七十里而遝于鱗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請置傳於永平界中永平人役之而兩邑之力寬鉅鹿官亭集者大聚也界真定隆平南宮新河間羣盜嘯聚捕之如摶影于鱗請移防秋別駕往鎮之秋至則復戍

內丘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防徼皆力爭得之
臺使者臺使者無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
餉不時至宜令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賦毋
出錢皆賦菽粟浮于河達京師諸皆深討長慮非
旦夕視其民者當是時燕趙南北千里人相食盜
賊白日出禦人孳骼盈野而邢襄之間拮据振贍
壤土膏罷歲大熟而野有尨犬也擢陜西按察副
使視學政于鱗謂陜西古西京也 先朝士大夫
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
士勃勃興會鄉人殷中丞者來督撫倨高以檄致

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也視學政非而屬也乃文可檄致耶因謝病殷強起曰郎公以一薄䟽相命者立應矣何以檄殷慙謝久之復下檄于鱗曰彼豈以我難去官耶遂疏乞骸拂衣歸吏部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予告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于鱗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謁屏息巷左納屨錯于戶而于鱗高臥謝不見去亦毋報謝以是得簡倨聲獨二三友人過從靡間也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録別諸

篇及它文益工不脛而走四裔朱中丞衡嵩治河
汶上實首薦于鱗推轂者相踵則何于鱗間迫起
之爲置酒懽甚勸之行隆慶初起浙江按察副使
遷布政司左參政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鼓舞相
慶而于鱗亦能推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
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矣小
間暴心痛卒子駒舉于鄉亦善文始元美與于鱗
雄飲濟上漏且盡于鱗睨元美曰吾起山東農家
與足下並驅中原一掃萬古柰何不更評榷所至
而令百歲後耳食者執彔輸雌黃之也元美唯唯

于鱗乃言曰王君吾於騷賦未及爲爲不讓君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君時離之而離者離而合也寔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吾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絶句不如我妥七言律乃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元美心服者久之已前謝曰吾於足下即小進固鴈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匹盟主吾歌行句權而字衡之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吾無待兹其所以埒歟于鱗曰善請言文元美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世無逼於

古者以故無稱子而疑子甚於我 即百千萬年猶然雖然謂子勝我者獨我心耳于鱗大悅曰快矣玆夕之千古也豈直爽鳩之樂哉又一日于鱗中酒踞謂元美曰夫天地大偶而物無孤美惟人亦然孔氏之世不有左丘乎元美直視之不答李遽曰吾失言嚮者言丘聃耳而元美著論言律至仲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又謂獻吉大于鱗高獻吉英于鱗雄古惟子美今或于鱗其傳之曰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其心服如此

王世貞字元美蘇郡太倉州人兵侍郎辦御史大夫忬子也方甚少業好史記古文詞修名卿賢大夫之業舉進士官刑曹曹事閒則與濟南李攀龍倡爲古文詞其言曰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業也今世所慕說貴人沾沾自喜夸詡其粗而斅吾精以爲無益世治亂夫君子得志則精演而爲功不得志則精斂而爲言此屈信之大變通於化權者也詩書吾竊有志焉未之逮也詩變而屈氏之騷出靡麗乎長卿樂府三詩之餘也而歌行於開元五言古蘇李其風乎而法極於黃初七言暢

於燕歌乎而法極於杜李律暢於唐乎而法極於大曆書變而左氏戰國乎而法極於司馬子長天下之稱事辭者宗焉漢衰浸淫而爲六代彼六代者見以爲含璞而露琢不知其氣益漓而就益衰也昌黎河東氏之謂振衰六代之衰也欲以追秦而未逮宋廬陵臨川南豐眉山振衰者也稍又變之見以爲舍筏而覓津不知其造益易而就益下也　明興弘正間學士先生稍又變非先秦西京弗迹彼見以爲遡流而獲源不知其猶墮於蹊也夫所爲古者不能據上游以厭羣志而一時輕敏

之士樂於宋之易構而名易獵犖然而趣之在嘉靖間而晉陵爲尤甚於是二人者日切劘意無古作者衆大讙呶詈之而獨與徐梁宗吳七子者居恒慷慨自信於海內亡許可獨稱千古耳時相嵩故好古文辭見諸人文則大喜奬掖之曰吾將得旁采風雅而世貞輩骯髒不附也會楊主事繼盛論相嵩十罪痛詆訐嵩切齒坐重法死而世貞與吳明卿宗子相等治其喪則大怒扢齕之世貞在曹以名法理名蒲九歲遷按察督學不許青齊盜作則遷備青齊兵欲困之也崔符盜大作郡豪并

受事而陰搆盜懸薄號使者門曰兵旦莫起起且
取若世貞爲鉤距法得之後先授首命監礦屬礦
胍蜎奏止之島寇亂偕臺按行萊嵎得臨籠水上
城之日因材於山高下陂陀減省它費十之八九
不旋踵而告畢筭緡官錢九百餘緡命曰顏神城
視海上師葺辟壘蒐卒補乘還治水高傳聞粟饑
者乃益城青州教騎士習射良家子三百里以內
來從射南鋤盜大首盜大息青吏民徒鬪囂使氣
株累戚屬以相傾前使者非寢浸無間也又非時
而請謁者不可計時世貞習文法亭之立斷午而

罷退讀書怡然自懌也已父中丞公以讒搆下
詔獄抵重罪則誂憤䟐乞骸即報許匿跡庸保間
將上書北闕下請代父而中丞於獄中怒罵言是
挑禍固止之乃鉗衣䘿褐僦一廛西市之委巷間
時時從相嵩門蒲伏泣請解相嵩亦時時爲謾語
相寬戒毋激 上意第不欲遽釋弛邊臣心詘故
所識有勢力入造請則徃徃驚匿去毋爲理者而
父中丞竟不免以喪歸毁甚服除竄匿田野間隆
慶初詔故臣死非法者悉追録而世貞與其弟世
懋伏闕上書言先臣仔受知 先帝徃徃著尺寸

功坐失當事者心中之法甚痛當虜犯遼左時臣
父忬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
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相嵩嗾劄臣父功狀簿
照賞塞　先帝擗闢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
出塞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列侯比罪則
遼左爲肘腋之寇於我爲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
塞於虜爲惰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
於威寧過當者多慮敗則潛師出塞刼虜取捷者
危越封而臣父不録惟　上垂憐幸察詔昭雪復
中丞官會詔求直言世貞疏八事上法祖宗以弘

聖德一正殿名以尊治體二廣恩義以全宗室三
寛禁例以求才哲四修典章以昭國紀五推德意
以昭大勸六昭爵賞以徠異勲七練兵實以重根
本八也中條　孝宗皇帝聖政甚具請命輔臣紬
金匱之秘類萃成編朝夕呈覽爲　聖德之助以
太祖名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
勑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
無徃非奉天義至精慱也頋詔門殿仍奉天故號
昭象魏之重國家待宗室之意徃徃傷於用恩其
待宗室之法徃徃傷於用義夫族屬至奉國將軍

亦可已矣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於世世不絕此
所謂傷恩也雖屬疎遠而困固皆　高皇帝及　列
聖後無罪而困之　城之中絕其仕進之路此謂
傷義望下部奉國將軍諸子聽免其祿秩分居附
近州縣廢著之日仍照　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
復徭役使終身得畢力於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
常肄學應試聽爲南京及司府州縣官周韓二郡
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
給路費行糧庶少甦中土之民王府親戚不得爲
京朝官非祖宗甲令宜照常歷用修典章謂大明

會典宜重修嘉靖末法司帽天威媚政府諸比擬
舞文弄法者宜禁章言革除間事宜考究成書附
國史其昭大勸爵賞自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以
罹法失爵者　文皇帝北伐時同安侯力戰忠節
者徵士吳與弼翰林檢討陳獻章刻行追古潛心
聖傳者副使李夢陽何景明氣節足彰明國是文
章足潤色　皇猷者故給事中陸燦吏部郎中薛
蕙言典禮論權奸者新建伯王守仁宜予世襲皆
關國大體其練兵未具言臣竊見防延綏固原將
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太倉歲濟四

百萬石以養疲癃無用之京軍爲之扼腕今京軍
疲弱冗占禁衛空虛願敕下兵部分委御史於陝
西宣大遼東各邊若浙江義烏兩廣楚蜀等處土
兵以差次精選士共萬五千名爲步兵仍於團營
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萬五千名合三萬人分
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以明詔內
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陳者分領演練嚴其
賞罰遇聲息令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每歲入衞
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御史清查在京營
衛軍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錦衣一衛冗食者

尤衆宜量漕華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蓟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於慮防至深自隆慶初柄國者議簡材起廢薦者以世貞爲稱首已與李于鱗並薦世貞痛父死非命欲無起于鱗謂之曰毋 天子族汝雠燭汝幽感通章悲壯先大夫遂得請襄事大恩何可無報余爲子先子勉之乃起叅政浙江會所屬杭嘉湖霪雨水爲災多漂没具疏言
皇上富有四海而九重之六師宗廟百官之所藉給者惟湖嘉杭及直隷蘇松常六郡而已自二十年

來倭變數起而殿工海餉供億之費繁民困甚矣不幸而加之災沴夫東南為國家之本根小民為皇上之赤子譬諸子孫竭力以養父祖忽其子孫阽疾危亡為父祖者忍不投藥石以全其生乎方今國用詘乏逋費浩繁司農大臣難於蠲免必且以會計已定緩不及事為解縱有寬免不過存留欲以涓滴之恩為天地之澤流亡展轉盜賊繼之臣忝守土蒿目驚心幸速起運存留曲賜蠲免一應加派悉暫停革浙遺民幸甚若以逋需國用為虞　皇上但責內府御用大小監局錢糧毋得欺

隱京營行伍實在沙汰錦衣諸衛寄籍老弱及內
府各項匠役實在清查節省中一事之費可以存
東南數十家之產去左右一時之蠹可以開國家
百千年之利發一念愛人之誠可以活千萬人之
命下一言愛人之詔可以收千萬人之心臣遠臣
也敢爲民請旦夕之命巳按察山西履覈行險則
先行龍泉故娘子三關者論言夫此三關所受爲
趙守耳龍泉稍近虜則最險故次險又遠虜勢必
不入也虜入晉則掠晉安爲舍晉專此不毛志必
不入也虜掠晉而飽其裝重馬則巳疲力必不入

也虜不入而魏虛爲之守是趙以虛名予魏也虜不入而趙復得魏使者兩主矣何所受指揮兩應則疲兩諉則廢是趙實延魏敝也虜卒入而魏以虛名主之無一卒自隨且東西隔三百里顧魏則失趙顧趙則失魏是魏爲趙代禍也故三關勿屬魏便遷太僕晉都御史撫鄖陽首疏言清戎之弊甚具語具軍制中先是諸邊急於鄖屬府原編民壯弓兵每十名扣二名工食解戶部濟邊則疏言今　皇上威德薄海內外罔不率服於大典似在可免荆南一十八州地重阻爲盜叢區縣民壯弓

兵應編實力資捍禦先是鄖陽屯政獨下守巡二
道顧湖廣屯田道副使無干其屯道諸所措置徑
取撫按批詳於鄖陽了不關白事掣礙不行別䟽
言臣所轄鄖陽等衛所俱在駐劄及附近地北三
省巡撫遙制者有間以故軍政黜陟調遣機宜多
屬之臣不應屯務乃復他諉又各省屯田道副使
僉事多有兼職不能一一巡歷獨取辦於文移其
應屬衛所延袤且數千里往返動踰兩月非有真
見利弊糾剔姦隱者也衛所冊籍恣其欺蔽秪取
苟完至守巡聞見既真巡歷又易若屯田責成守

巡於屯政必有可觀先是施州軍民司所屬宣撫長官司夷官父故子繼憚赴部告襲費輒自相授受以護印爲解則疏其非法且言爲之上者既不以王命爲重則爲之下者亦不以漢官爲尊爭奪矯虔勢所必至乞　敕該部申明舊制限各土司務告衛覆查無礙赴部請詳囘司方許冠帶管印仍諭以　聖明在上兵部肅清更無橫費若依前不赴部承襲擅稱護印名色者問罪革職其施州衛官吏如勒指需索聽臣等叅究庶幾　國法永昭夷情知戢又疏言荆州爲南北要衝增置三衛

惟左衛以調護　顯陵顯號完實遺下荆右二衛
軍伍衰耗士力凋疲轉漕列哨之外所餘無幾而
歲調戍廣西靖州郴桂等處各有一千員名跋涉
遠瘴百無十還而彼處撫臣言遇有剿伐皆本處
土兵收功虛靡資糧有損無益乃郡城之内　藩
封大小將數百計城外沙市商賈輻輳為大盜窺
沿江自公安而下民久失業濱湖之寇縱橫倏忽
勢若風雨而欲以數千額外之卒御五六扁舟扞
之足為寒心而臣以提督之虛名遥制於千里之
外則亦安所用臣為也至於鄖鎮之有餉以餉軍

也鄖鎮之有軍以衛民也今強割貧邑之力以爲
財又竭其財而不使之自衛亦何能自安哉臣竊
以爲兩衛之戍廣西靖桂者求撤其半以五百人
爲荆地衛其江陵公安松滋石首水患尤重宜減
編其半以寬被災之區而編選精壯實力各以其
半爲本縣操備使荆府得存此遠戍之卒以合見
操之伍及舊設新留弓兵民壯共成一軍而訓練
之不啻屹然一郡之雄抑且隱然上游之重各縣
不致重困而亦稍有兵以自防若乃覈軍實布號
令嚴賞罰宄欺隱於增兵減餉之後此則臣之職

而亦臣之力可自致者也不勝曲突之慮具以實
聞已又言成化中關陝川屬荆襄饑民以數十萬
計流聚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虐劉先尚書白圭討
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勦勝而隨散
隨合再戢再起故南兵尚書原傑代撫流民各
安僑業招鄉為邑崇邑為郡增設都司衛所以彈
壓之使烽燧攘鏑之場為耕桑化居之士矛矜斂
戢之俗變成衿纓禮讓之風 國家享闢土之名
而黎庶知有生之樂者皆傑之功也臣又按 章
皇帝念風紀之司至簠簋不飭當晨而歎故都察

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顧佐以先少師楊士奇薦超長臺憲賜以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申飭憲綱提衡文武遂使苞苴望都門而遠却騎避北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振者則佐之功也原傑遷官執掌以歿顧佐滿考懸車以終勳德固宜顯褒特以嗣息單弱門戶寂寥而年歲久遠遂旌號長阻恐非所以張國維而厲臣節也望　敕該部考實定謚它諸訪將材糾墨吏劾宗室僭踰具有書稍遷大理寺卿以言官追議救楊忠愍繼盛爲猖狂罷歸尋以薦召爲南

兵侍久之引疾歸卒元美爲人恢廓自信而敦尚風教才高一世終自下下人以家世崇漸於豪華而內行淳謹於友誼篤深晚深於玄釋言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傳維摩之奇肆信以爲兜谷淮南之上於天台儀中五時頓漸八教有見力有夙德者彼教中以爲具各足勝因在秋官郎時所著撰曰金虎集金虎西方宿而秋官署在西又以拂鬱揫歛之意於春華左也治青州時所著曰海岱集取禹貢海岱惟青州而名當是時以歷下生多沉涯之思思與之下上要以自奉其志發於幾不悖

於古則頊之家難作棄官伏都門鉗衣短後爲叢
鐘咨嗟嘻不敢吐一語懼生短長而二三故人
傾行過從或丸蠟爲韻語相慰藉不免一和之叉
竟夕展轉無寐數往徂危來禍憂憤極若病譫
囈爲之言則所存沉憸少歌自責終風及答于鱗
明卿子與諸篇是也命曰幽憂集盍自謂生趣已
盡猶有生晷欲哭則不敢欲泣則近於婦人不得
已而托之辭世貞故史才悼世乃無史故事 山
陵畢下翰林臣修實錄既上焚其草不過舉諸曹
之故牘列之而總裁若副若翰學臣各以其意是

是非非之也亦何必公平諸琬琰所載諛墓之辭
大都以位若子孫差高下而稗官小乘類出遷人
畸畯修怨之音與耳傳之訛此何異於齊東之野
汲之塚也於是取舊草志傳十二削其牘而即所
睹記於好惡無繫者存之曰弇山堂識小録其序
琬琰録曰始江陰嘗刻琬琰録其稱名緣宋舊其
起　洪武至成化諸名公誌銘傳狀備焉成化後
不復傳又于時亦多挂漏者予始與楊祠部豫孫
益蒐之其後宦游所得爲最多人以千計卷亦過
百夫琬琰家史也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

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史而善溢眞然其纘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　國以草創之野以討論之家以潤色之庶幾乎史之倪哉如其筆削以竢君子其序明野史彙曰世所傳孤樹裒談不知其人或曰故太宰建寧公也大要録諸野史繫以　廟代又有今獻彙言　皇明典故輿裒談相出入它諸録者甚夥余特時時從人間抄得之因集爲書凡百卷曰明野史彙夫野史稗史也史失求諸野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郄而多誣其著人非能

稱公平賢者寄雌黃於雎䀘若雙溪襍記瑣綴録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閭閻不能知縣官事謏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剪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恠而多誕或創爲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坐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其爲弊均然而其所繇弊異也舛誕者無我誣者有我無我者使人創聞而易辨有我者使人輕人而難格其少陽叢談序曰余抱牘秋官郎則以其燕有丁戊小識焉識矣而弗弗志也弗敢辨也既竊禄浮沉刀筆間稍久而耳目所睹記

者時時有概於中顧屬耳于垣棘吻抹嗉莫我上
下亡何出持青齊節齊雖號悍猶難治饒案削而
以非孔道故過從簡往往杜門輒以筆次弟受書
曰少陽叢談少陽齊望也叢叢之爲言聚也又雜也
何稱談筆語也王子曰余於少陽叢談有志焉有
辨焉稍進於識矣然而弗敢傳也積之凡二十卷
因紀其次皇皇　帝業樹　高廟　文潤色鴻休
以賴哲孫豫孽萌有憂斯存談國故惟詩率由
戒愆忘布象書竹燿焜煌後王爲令昌其常談異
典惟木有喬穹窿造天惟鴻而風羊角以摶于國

于家于人胡不然談盛際隆污繇材材否繇世如
鑑弗敎乃曰國是在下則亂在上則治談國是
皇尊如天霆電是馮赫赫司寇弼教以刑彼人是
哉我思老成談西省士業已倍親從君居平食栄
在難致身其不亡者炳如星辰談死事嗣孫不弔
孽藩以跳背以帷幄唆彼厐僚矢心旣安幾也昌
允談壬午帝縱豪鷙乘時爲鬩騎則調弓倚則書
檄銅標再峩燕碣未勒有懐拊髀爰載厥績談英
畧彪彪班簡一代所馮乖鼇浮脫兕誅奚懲國失
求野兪甚昌徵談史砭真宰之精散爲文章以瀟

皇家亦有六書畫史佐之藝成則那我紀其凡奕奕

國華談雅藝積勳爲貴積貴爲侈有烈礎崟厥產

紈綺聖謨所云齊之以禮談武戒振振麟趾厥麗

不億有肅日訓有滅天澤不見管蔡乃殘王國談

宗變綱弘而踈吏斷其牙猾若窟投要剽藪逋是

以太叔竟攻萑蒲談盜亂天斃中原夷孽其間不

有聖武孰任驅殘如彼剥復循環無端談夷狄虞

初齊諧諾皋夷堅見黜聖宗是以罕言陰陽之變

疇能格焉談玄惟而史道備於此其有所評隲於

文章家曰藝苑卮言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

捧腹而凌雜戲嘲夫王新建律陳檢討古詩各臻
妙境未論即吕仲木莊孔暘馬伯循夫各有行而
何可以文辭律也或規之曰足下資在孔門當備
顏閔科柰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爲元美不能答
即游往中二三君子以稱許之不至恚而私訾之
則請絶靴訊削名籍又不能答巳而曰嗟夫即其
人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拙收不幸而及余之不
明而以美遺余不明時時有之然烏可以恚訾力
追而奪之也屈到嗜芰點嗜羊棗叔夜嗜鍛玄德
嗜結氊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强毋若余之益甚嗜

歟不肯廢更附益之其論也引沈約之言曰姬文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其論賦引司馬相如之言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又言覽騷勿令不讀書人須令讀書人覽騷徘徊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欷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其覽賦初須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宮耳目搖眩徐閱之如

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斂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論古樂府引王僧虔之言古曰章今曰解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辭者其詩聲者若羊吾帬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趣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道或稱鼓吹鐃歌聲牙剌齣不足讀曰有之錯簡耳或鐃鼓之聲存焉雖然巫山高非三言之精乎蒲萌冥冥非四言之變乎駕馬徘徊鳴臨高臺以軒桂樹靑絲雙珠玳瑁非五言之耿要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雄飛乎而柰何厭

其筌而以贅牙刺擬病爲也論古詩以專詣爲境
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西京建安非琢
磨可到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
尋無聲色可指三謝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
亦自然論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法
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
絢爛一入促節則凄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
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如槖聲一擊萬騎忽
歛寂然無聲而歌行有三難起調一轉節二收結
三縱收爲尤難論五七言律以爲五言律差易雄

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乃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又言律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歛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而起束倒插爲難必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有篇法之妙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與境詣神合氣完五言可

勉七言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句亦然勿偏拈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其論文曰六經四子理而辭者也兩漢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故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溺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之所爲乎由學入者靡而短於思由才進者俳而淺於法記問雁雜於筆端攬擾驅斥爲難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腸胃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左傳國語

離騷史記熟讀涵泳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又言文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練之金其貴言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漢武故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思李夫人賦長卿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三言精絕帝孟玄成雅頌後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李陵三章工出意表意寓法外曹氏父

子猶尚難之子瞻謂乃後人僞作此兒童之見子虛上林朴極富辭極麗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太史公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雎諸傳以已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

而多感慨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樂府本邑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體故首二章不相承後人不知欲合而爲一阮公咏懷遠近之間遇境卽際興窮卽止坐不着論宗故佳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奈排弱何安仁氣力勝之趣旨不足太冲莽蒼詠史招隱綽有兼人之語劉司空答盧中郎五言磊落一時涕淚千古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傳休奕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張季鷹之榮異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曹顏遠之富貴宅人合貧賤親戚離語

若卑淺而實境所就令人不忍多讀淵明托旨冲澹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致來琢之使無痕跡耳後人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潘陸其雅縟過之掛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鷄弄和風景近而趣遥延年五君忽自秀於宅作如沈醉似埋照寓辭類托諷况巳混世孌翩有時鎩龍性誰能馴况巳骯髒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解巳任誕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感巳濡滯語既雋永亦易吟諷玄暉極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青蓮目無往

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咏其不如靈運者匪直材力小弱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唐文皇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强人意然猶之有意之作餘皆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明皇藻艷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五言沈宋正敵手始可稱律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

高逸神情圓暢自中興之祖陳正字洵洗六朝鉛華托寄大阮而天韻不及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郤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岳陽後感慨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五言古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絶者子美也太白自古樂府窈寘惝怳縱横變幻極才人之致

然自是太白樂府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稚語累語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絶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絶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法也峨眉山月半輪秋此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益見此老爐錘之妙高

岑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遒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足而已尤爲正宗